

我们的记忆 中拉人文交流口述史

郭存海 主编



朝華出版社
BLOSSOM PRESS

我们的记忆 中拉人文交流口述史

郭存海 主编



朝華出版社
BLOSSOM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我们的记忆：中拉人文交流口述史 / 郭存海主编.

-- 北京：朝华出版社，2019.10

ISBN 978-7-5054-4525-3

I. ①我… II. ①郭… III. ①文化交流—文化史—中国、拉丁美洲 IV. ① K203 ② K730.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9) 第 175389 号

我们的记忆：中拉人文交流口述史

主 编 郭存海

责任编辑 吴红敏

责任印制 张文东 陆竞赢

装帧设计 创世禧图文

出版发行 朝华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大街 24 号

邮政编码 100037

订购电话 (010) 68996618 68996050

联系版权 j-yn@163.com

网 址 <http://zhcb.cipg.org.cn>

印 刷 天津图文方嘉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710 mm × 1000 mm 1/16

字 数 275 千字

印 张 19.25

版 次 2019 年 10 月第 1 版 2019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装 别 精

书 号 ISBN 978-7-5054-4525-3

定 价 89.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 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

前言

打捞中拉人文交流的记忆

2019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70年来，中国和相距遥远的拉美地区的关系经历了从无到有，从政治到经济，以至当前全面发展合作的新阶段。诸多文献表明，特别是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中拉关系史主要是由人文交流开启的。然而，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人文交流在中拉关系的地位和作用一直被政治和经济所遮蔽而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对中拉人文交流的研究同样也被忽略了。

随着2014年“人文上互学互鉴”成为构建五位一体的中拉关系新格局的重要一环，而后又被写入2016年《中国对拉美和加勒比政策文件》，人文交流开始成为中拉关系的新亮点和新焦点。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三个方面的需要：第一，中国亟须向拉美讲好中国故事，在该地区塑造一个负责任的、秉持合作共赢的世界大国形象；第二，回应西方国家及其媒体对中国在拉美搞“新殖民主义”的指责，中国亟须阐释自己的发展理念和外交思想；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从推动中拉全面合作伙伴关系可持续发展的角度出发，中拉双方亟须加强相互认知和理解，增强战略互信，以共建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而要满足上述三个方面的需要，讲好中拉友好交流的故事无疑是一个重要基础。这种故事的内容自然要聚焦当下，但首先应着眼于历史，挖掘和打捞中拉友好交流的早期记忆，以为当前和未来的中拉人文交流提供历史依据、榜样和示范。因而，打捞中拉人文交流的记忆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2015年4月，有感于“拉美热”和“中国热”的现实与中拉学者交流甚少的现状，笔者领衔发起了由两地学者和记者组成的青年知识分子自组

织——中拉青年学术共同体（CECLA），借以推动对拉美和中国的交互研究，实现中拉知识的交互传播，助力中拉关系的可持续发展。

因为 CECLA 组织的一系列活动，我们结识了更多的朋友，收获了更多的关怀，特别是来自多年从事拉美研究或西葡语界的前辈。他们对我们的激赏和肯定，他们潜藏在心底的拉美过往，他们无私奉献中国早期西葡语教育和拉美研究建设的浓厚情结让人既油生敬意，又忽生一种使命感：他们的拉美故事和拉美情结，既是中国西葡语教育和拉美研究的发展史，又是中拉人文交流的历史见证。我们应该打捞和抢救他们的记忆，打捞中拉人文交流的故事。

在我们开始准备策划访谈中拉人文交流的中方见证者（西葡语大师、拉美研究的前辈和前驻拉美国家大使）时，2016“中拉文化交流年”来了。作为中拉人文交流的崭新的历史性时刻，它凝结着中拉双方相知的渴望。我们决定利用这次机会先做访谈计划的“青春版”，这就是后来的《中国与拉美：山海不为远》（2016年11月由中国画报出版社出版中文版，由智利 Salesianos Impresores 出版西文版）。该书作者主要为中拉青年学者、记者及艺术家，内容聚焦中拉青年知识分子在对方国家工作或学习的体验与感悟，旨在深入浅出地讲述中拉两个世界相遇过程中青年群体如何看待彼此、如何促进相互理解和认知的故事。该书可以说是中拉关系史上第一部聚焦中拉青年人文交流的出版物。

尽管如此，我们仍初心不改，念念不忘抢救记忆，希望能够朝花夕拾，打捞中拉友谊的尘封故事。CECLA 的不断发展，给了我们更广阔的视野和更敏锐的触角，让我们得以接触不同领域的拉美朋友，发现一个崭新的中拉人文交流的世界：在拉美也有许多致力于促进中拉友好和理解的代表人物，他们对中国的热爱并不逊于我们对拉美的热爱。这给了我们更强的动力和意愿推进这个访谈计划。没想到很快机会就来了。中宣部国际传播局发布了一批“讲好中国故事”的招标课题。我作为讲好中国故事专家团的一员，也有机会申报。CECLA 的主要成员一致同意竞投这个课题，并决定以口述历史作为我们课题的表现形式。

除上述原因之外，我们决定以口述历史的形式讲述中拉人文交流故事，是基于我们所掌握的文献资料和广泛调研。我们了解到，拉美一直是我国对外交流战略的重要一环，人文交流如涓涓流水绵延不绝。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今，有不少来自拉美的学者、作家、记者、导演和艺术家曾到访中国。对他们而言，当年的中国之行深刻影响了他们的工作和生活。一则中国之行改变了他们对这个东方国家的印象并使他们爱上了这个文明古国；二则中国和东方成为他们后来工作和生活的重要内容之一；三则他们中的许多人后来都成为本国不同领域富有影响力的人物，他们关于中国的研究、报道和作品影响了本国民众。他们中的不少人后来还多次来到中国，产生了对中国的特殊情感，并在本国以他们独特的方式介绍和研究中国，讲述中国故事，增进拉美人民对中国的了解和理解。

课题申报最终成功，但要求口述内容聚焦于拉美知识分子的中国故事。基于此，我们力求在对相关文献进行系统梳理的基础上，通过个体访谈和深度对话等形式，打捞拉美著名知识分子与中国的相遇和相知，聆听和发现他们的中国故事与体悟，记录中拉人文交流的生动个案与别样视角。我们选择的访谈对象为拉美人文领域有代表性和影响力的汉学家、中国问题专家、知名记者、艺术家等。比如一生挚爱中国文化、曾参演多部中国电影并见证中国改革开放进程的秘鲁汉学家吉叶墨·达尼诺；被誉为“有着一颗中国心”的巴西著名记者卡洛斯·塔瓦雷斯——从1971年至今，他已在巴西媒体发表了500多篇关于中国的文章，出版了8部关于中国的专著；致力于中国文化研究30余年、担任过多届墨西哥总统翻译并荣获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的墨西哥汉学家莉莉亚娜·阿芙索斯卡；被誉为中国的“全天候朋友”、曾共同创立智利—中国文化协会并推动中智建交的著名画家何塞·万徒勒里；因发现自己身上的中国血统而创办中拉文化交流杂志《当代》的阿根廷知名媒体人古斯塔沃·伍；在1970年到2015年期间9次来华、拍摄了五十多部中国主题纪录片，记录中国半个世纪社会变迁的哥伦比亚制片人兼导演埃科托·莫拉。

课题结项报告颇获好评，但我们的努力不止于此。一则我们深感，再好的研究成果如果束之高阁，“养在深闺人未识”，那我们所做的一切就没有任何意义。二则，中拉人文交流口述史，如果只有拉美人讲述中国故事，而没有中国人讲述拉美故事，无疑是一种缺憾。正因如此，我们决定以本课题为基础，继续深挖扩展，遴选出 9 位最具代表性的拉美知识分子的中国故事，同时优选出 6 名最具代表性的中国知识分子的拉美故事，组成这部《我们的记忆：中拉人文交流口述史》。其中，中方口述人既包括译介了近百部拉美文学作品的赵德明教授，又涵括情系拉美一辈子甚至退休比上班更努力的拉美研究专家徐世澄研究员，以及韧然维艰、只手擎起中拉艺术交流之桥的啸声先生等。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在选择访谈对象时，我们将代表性放在第一位，同时考虑国别、性别和领域的平衡性，力求从不同侧面呈现中拉人文交流故事的多样性，借以为“讲好中国故事”提供区域样本和借鉴。鉴于拉美地区与中国相距遥远，课题经费有限，我们因地制宜采用不同的访谈形式，即利用采访对象来华之机当面采访、远程视频或语音采访，以及书面采访等相结合的方式。就结果呈现形式而言，我们也力求多元化，即注重文字、图片、音频、视频等手段的融合使用，充分利用好碎片化的传播方式。我们相信，口述历史这种表现形式不仅将为中拉人文交流提供精彩文献，也是一份难得的对外传播的故事性素材，堪称相对比较完整的中拉友好故事交互传播的现当代纪事。

这种记录形式，无论是从研究角度还是从出版角度，在中拉交往方面可能都属首次。事实上，还有更多的中拉人文交流的记忆有待我们打捞和发现，这部作品亦难免有不尽如人意之处。在此，我谨代表项目组成员和编辑团队欢迎并感谢您的批评和指正。

郭存海

中拉青年学术共同体（CECLA）联合发起人兼负责人

2019 年 6 月 24 日于北京

目录

我们的记忆 中拉人文交流口述史

前言 打捞中拉人文交流的记忆 / 1

一 寻找我生命的另一半：中国 / 1

二 中拉艺术交流的架桥人 / 17

三 文学之窗里的中国风景 / 32

四 讲述中国故事的 60 年 / 54

五 放飞中智友谊的“和平”鸽 / 77

六 一个有颗中国心的巴西人 / 100

七 我这一辈子：心系拉美，一往无前 / 115

八 两代人镜头里的中国记忆 / 134

九 我的西语人生，无怨无悔 / 149

十 幸运的书写者 / 176

十一 助巴西人圆“中国梦” / 194

十二 从“东岸”到“东方” / 220

十三 最了解中国的哥伦比亚人 / 234

十四 只手架桥，写译人生 / 252

十五 我们仨，一个中国 / 272

后记 / 295

一 寻找我生命的另一半：中国

口述人：[阿根廷] 古斯塔沃 · 伍

采访人：万 戴

时 间：2017 年 4 月 18 日

地 点：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圣马丁学苑

古斯塔沃·伍（中文名：伍志伟），阿根廷知名媒体人、记者，传播中阿文化的《当代》杂志创办人兼主编，曾供职于阿根廷多家知名媒体。著有《关于中国，你需要知道的一切》和《秋天的蝴蝶》，曾撰写反映阿根廷中国移民家庭代际冲突的剧本《谢谢你，爷爷》，亦为反映布宜诺斯艾利斯的中国台湾和广东移民故事的纪录片《南方人》主要撰稿人之一。从 2016 年开始撰写新书《穿越中国的 10134 公里》。因长期致力于在阿根廷乃至其他拉美国家和地区推广中国传统文化，于 2018 年荣获阿根廷“文化推广杰出贡献奖”。

采访人：我们想跟您聊聊您的中国之行。请问您是在哪一年产生去中国的想法的？又是在什么情况下成行的？

古斯塔沃：我父亲 17 岁时从中国漂洋过海来到阿根廷，坐了三个月的船。阿根廷是地球上距离中国最遥远的国家，实在太远了。我就是父亲那次旅行的“产物”。他当时跟随一个技术员来到阿根廷，肩负建立 Estela 公司

的任务。这是一个纺织厂，是南洋公司在阿根廷以工业为目的的投资项目。工作合同结束后，很多中国人都返回香港或者继续前往美国，但是我父亲很快乐地适应了阿根廷的生活并且和当地的姑娘，也就是我的母亲结了婚。后来，我九岁时去了美国。可以说，我的“家”在飞机上，经常来回飞行。之后因为工作关系，我有五年时间经常在拉美各国穿梭，旅行对我来说没有任何不适。所以我唯一能想到的了解中国的方式，就是去到中国亲身体验。我一直都很想去中国看看。

我是记者和作家，当时挣得很少，收入不够支付我的旅费。我没立即去中国，主要是因为缺钱。等我们创办《当代》杂志后，和土耳其航空公司达成一项协议，我才敲定行程，来到中国，圆了多年的梦。对我们杂志而言，实地感受、了解中国是非常重要的。

我的个人生活和职业生涯就这样再次交汇。我下定决心，要将中国之行变成发现之旅，不能像普通游客那样走马观花，而是要深入中国腹地走访。我向中国驻阿根廷使馆文化专员咨询，向我那些住在阿根廷的中国朋友咨询，并和他们一起设计了行程。一方面，我想去很多地方看看；另一方面，我又想去我那些中国朋友的父母家拜访，把他们亲手写的信交到他们父母手上，另外还得确保不超旅费预算。



1960年古斯塔沃的父母伍灼均和塞莉娅·洛伦索举行婚礼



1966年伍灼均和塞莉娅·洛伦索夫妇与儿子古斯塔沃、女儿安娜·路易莎的全家福

我的旅程很长，超过 1 万公里，而我带的钱很少。我从香港入境，然后从南向西北直到新疆。接着我又顺着丝绸之路向东走，经过兰州、西安、北京，最后到达上海。这就是我大致的路线。

采访人：在来中国之前，您想象中的中国是怎样的？

古斯塔沃：我很少想象中国是怎样的，不知为何，可能是因为在阿根廷，关于中国的消息并不多。我们通过两种渠道收到关于中国的消息，但我对这些消息都不太认同。

一种是通过美国、欧洲等西方媒体了解到的，我们不相信他们。不相信是因为，他们笔下的中国只符合他们自己国家、政府和经济利益，塑造出的中国形象通常非常负面。

另一种关于中国的消息直接来自中国，当然这类消息非常少，真的很少。这类消息也很难让我们信服，因为它们大多只报喜不报忧。最近几年，中国似乎才稍稍放开了些，但直到现在我们也无法相信一个只有正面而没有任何负面的中国形象。照理说，一个国家不可能没有问题，肯定有贫困问题、贪腐问题。所以我们也很难相信这些没有负面的新闻。我想可能正因如此，我没怎么想过中国到底是什么样的。

采访人：第一次去中国印象如何？有没有碰到文化冲突？

古斯塔沃：我感到非常震撼、非常激动。一到中国，从香港入境开始，我就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我记得机场有面墙上画的全是高楼大厦，就是一面巨大的墙，绵延好几公里，上面画的全是 40 层高楼，所有高楼都是同一种颜色。我在美国电影《变形生活》里见过这种场景——在高楼密布的背景中，一架飞机不断下降。飞机下降的镜头很长，与此同时你看到的全是高楼，到处是高楼。这让我印象非常深刻。从那一刻起，眼前的一切都让我兴奋不已。

首先，中国的多元化令我印象很深。我来之前没有太多想象，心想中国各地都是一个模样，大同小异，但来之后发现这里太多元了。在四川一个很小的村庄里，我听到三种不同的语言。不同小村庄里的人穿着也不尽相同，这个人说的话跟另一个人说的也不同。我还见识了多种多样的风景、建筑、生活方式和食物等。虽然中国很多元化，但也存在统一性，即“一”是“一”，同时“一”也代表“许多”，这种多元与统一合为一体的现象很有意思。我不知道中国人是如何做到这种一致性的，这让我很震撼。

其次，中国经济增长的速度和维度，也让我印象非常深刻。我用不着等三年后再回中国来比较这里经济发展的变化。我那次出行几乎都坐火车，从窗外望去，所经之处几乎都在进行大型基建工程，大桥、铁路、发电站、公路等，到处都有大型能源工程，看着这番景象就能亲身体会到，这个国家实力雄厚、发展迅速，否则不可能同时进行这么多大型工程。这也让我印象颇深。

此外，我还对中国人的热情友好印象深刻。我去中国人家里做客，主人都像招待老朋友那样热情招呼我，这让我备感温暖。天黑了，人们就邀请我去他们家里吃晚饭。招待客人的方式，我想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都不会像中国人那样热情好客。我进到一个屋里，主人对我嘘寒问暖。天冷，他们就递给我外套，或让我吃些水果，他们还会给我准备许多东西，为的就是让我待得舒适。我认为中国人是向来热情好客的，这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采访人：在中国有没有什么特殊经历至今让您回味无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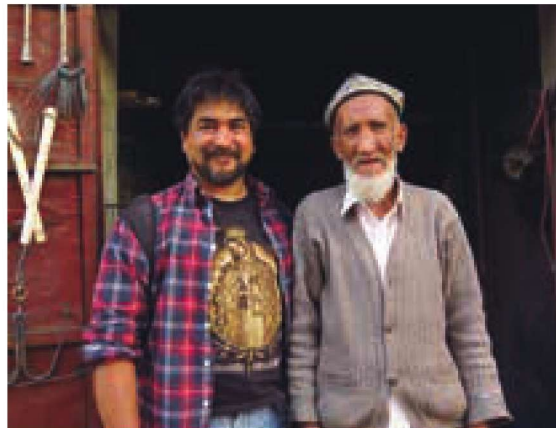
古斯塔沃：有很多。比如我在汶川附近山区见到一群老人，他们是羌族人，年纪很大了，很善良。在他们的眼睛里，我看到一个纯粹的世界，那个场景很美好。当然，中国的建筑和城市发展也让我印象很深。比如上海新区，真是太令人震撼了。

就我个人来说，最有意义的事情就是我去了父亲出生的地方——广东台

山。旧宅一直闲置着，但我父亲还是保留着它，并请人帮忙打理。屋子里摆放着祖先的牌位，我进了屋子，烧了纸钱，点了香，祭拜我的祖先。当时的场景真是非常令人动容。



2015 年古斯塔沃在广东



2015 年古斯塔沃在新疆喀什

采访人：您踏进老家时是怎样的感受？非常激动吧？会像中国人一样和逝去的祖先交流吗？

古斯塔沃：我跟你讲一件事。发生的时候我还不觉得什么，事后感受非常强烈。离开老家后，我去了广西，和一个中国朋友骑着自行车在阳朔附近的一条路上前行。在一座山脚下，我看到一些坟墓，很喜欢，想拍张照片，但我中国朋友跟我说：“别拍照，否则对死者不敬。”我觉得我应当尊重中国人，就没拍照。

过了一会儿，我看到一个老人，步履蹒跚，我就想，或许这位老人是我在这儿的曾祖父。我还是骑着车，又过了一会儿，我看到一个跟我年龄相仿的男人，跟我长得很像，深色皮肤，剃了胡子，非常像我。我注视着他的眼睛，他也注视着我的眼睛，我突然有种感觉，假如我父亲在 1954 年没去阿根廷而是留在中国，那么我可能就是眼前这位行人。那一刻，我觉得自己完

全融入了这个国家，我觉得自己是中国人。

采访人：回到阿根廷后，您跟家人分享在中国的所见所闻了吗？

古斯塔沃：是的，我在中国拍了许多照片，大概有 1200 张。我向家人、朋友还有许多对中国感兴趣的阿根廷人展示了一部分照片，介绍中国之行。我还用照片做了个视频，在许多场合都展示过，家人、朋友们都很感兴趣。

我不知道中国有没有这种习惯——在阿根廷，五六十年前，如果有人旅行回来，就会举办一个聚会，展示他拍的照片。后来就不流行这样做了。但我又这么做了，大家都觉得很有趣，开玩笑说我在做“老人才会做的事”。我们看了两三个小时照片，他们都很喜欢，问了许多问题，我也跟他们分享了自己的经历，觉得很充实。

采访人：正因如此，您还在继续写书？

古斯塔沃：是的，现在我正在跟中国文化译研网接洽，看他们能否资助我出这本关于中国之行的书。也不知会不会有阿根廷的出版社愿意出资，我想如果中国文化译研网和阿根廷某个出版社合作，那我就有希望在中国和阿根廷两地出版这本书了。

其实，从那次中国之行开始，我就下定决心，将我的下半生——我现在 54 岁，所以还能多活些年——致力于向阿根廷和其他拉美同胞讲述一个真实的中国。

采访人：在向拉美人讲述中国时，您会选择哪些有意思的方面？

古斯塔沃：所有方面，方方面面。比如文化多元化、中国人的习性等，同时我对中国政府执政能力也很感兴趣——作为独具特色的民主集中制的政

府，能够管理好一个超过 13 亿人口的国家，做到在改革开放 40 年内使 6 亿多人脱贫。

我对中国的经济、政治发展都很感兴趣。我认为中国脱贫攻坚战成就之显著，放到全世界范围内也可算史无前例的了。我也很想了解中国是如何向世界推广自己的，如何利用好全球化资源和互联网、在国与国距离不断缩短的现状下对外传播自己的文化。这些都让我非常着迷。

采访人：您可以写一本关于中国生肖的书。

古斯塔沃：我已经写了一本关于中国生肖的书，是去年写的，在今年出版的。中国生肖是阿根廷人对中国最感兴趣的话题之一。阿根廷有位作家叫露多维卡·斯基鲁，她写这类书已经三十多年了。她的书一开始就卖得不错，后来越卖越好，最后变成了每年的畅销书。最近五年，她的书在阿根廷卖出了 10 万册。阿根廷人口才 4300 万，市场很小，因此 10 万册已经是个庞大的数字了。一家出版社注意到这一点，就找我写一本关于生肖的书，最好是能够加入更多的中国元素，因为斯基鲁的书写到了生肖的中国起源，但不太涉及中国文化，而我正好对文化研究很感兴趣。

考虑到有那么多阿根廷人对生肖感兴趣，而生肖又与中国文化紧密相关，于是我就写了一本生肖书，里面介绍了许多关于中国文化的内容。在我看来，生肖本身并不太深奥，甚至有点浅显，但可以作为一扇门，引入更多深层次的话题。所以，我在书里还介绍了中国的哲学观。

比如说到属相兔，兔和蛇一样，象征和谐。那么，中国人是如何理解“和谐”的呢？于是我就解释道家思想对“和谐”的解读。西方人所理解的“和谐”与东方人不同，西方人认为和谐意味着双方处于静态，而道家思想则认为，双方动态平衡也能达到和谐。

我在书里添加了这些哲学元素，另外我还介绍了一些中国诗歌、历史、汉字，还有中式思维。比如，中国人认为狗象征什么？肯定跟西方人理解的不



2017年，古斯塔沃与他撰写的生肖系列书籍

同。那么狗在中国历史上扮演怎样的角色？这也跟中国老百姓的生活相关，对不对？阿根廷人真的非常想了解这些信息，许多人都对中国怀着浓厚的兴趣。

采访人：您写过的《秋天的蝴蝶》，是一本故事集吗？

古斯塔沃：是的，这是本故事集，也是我的自传。书里介绍了我的一些生活片段。部分生活片段和我的个人成长、寻根经历有关。《秋天的蝴蝶》是我妹妹中文名字的含义。阿根廷人很喜欢这个名字，觉得它很有诗意。想象着一只蝴蝶在秋天漫舞，阿根廷人会觉得这意境本身就像一首美好的诗。这个意境有些伤感又有些美感，因为蝴蝶或许很快便会死去，而秋天又是如此静美，如果读者这么理解，那么蝴蝶就是一个凄美的化身，因此我给这本书起了这个名字。

此外，我的阿根廷中国问题专家的身份也让一些阿根廷人对我的个人成长经历充满兴趣，所以我们就出版了这本自传体小说。

采访人：《秋天的蝴蝶》在阿根廷卖得如何？

古斯塔沃：这本书刚出版不久，首印的一批书我直接从印刷厂带到了中国，先在中国推介。等我这次回阿根廷后，这本书就将在阿根廷正式面世。我很希望这本书能在中国出版。

采访人：这是您第三次来中国吗？

古斯塔沃：是的，这是我第三次来中国。我这次来，主要想更深入地了解北京。我很喜欢中国首都，喜欢这里的生活。有人会觉得，北京那么大，这里的人可能比较冷漠，但我不这么认为。我在北京感受到的是，虽然这座城市非常大，但是对外国人和来自中国其他城市的人都十分友善。它是一座友好的城市。

比如，在北京坐地铁，随处可以找到完整的地铁线路图。再比如，地铁里一直有广播播报下一站站名、换乘线路等，很贴心。刚到北京的人很容易迷路，因为这座城市太大了，但在这里有很多方式可以避免走丢。北京政府采取了很多极其便民的举措。从点点滴滴就能感觉出，在这里生活非常舒适方便。

我很喜欢北京，我这次来原本打算就待在这里。不过我还是得离开一下，因为阿根廷总统即将访华，今年又正好是阿根廷和中国建交 45 周年，中国中央电视台正在制作一期介绍双边关系的特别节目，联系了我参与拍摄，我们会一起去趟广东台山老家，为此我会离开北京两天。总之我很喜欢北京，但我也得多去中国其他地方看看，



2017 年古斯塔沃的作品《秋天的蝴蝶》出版